

由鼻化型和鼻尾型小稱看吳語金華方言 韻母層次的歷時演變*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檢視金華城區方言的鼻化型小稱與金華長山方言的鼻尾型小稱，發現在沒有分析小稱詞素的古音來源並進行語言層次剖析的情形下，僅就單字讀音與兒化讀音的簡單連結，所得出來的小稱音變規律有不少缺失。其中包括相同的基本韻母附加小稱後，卻產生不同的兒化韻母，以及小稱的鼻音成分對元音的影響無一定規則可循。本文一一討論這些涉及小稱音變的詞素，透過歷史層次分析與方言比較，對上述問題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釋，並在某種程度上重建了金華方言在更早時期可能的音韻系統。

關鍵詞：鼻尾小稱，鼻化小稱，吳語，歷史音韻，兒化，金華方言

1. 前言

「小稱」是漢語中少數以「附著詞位」(bound morpheme) 的方式出現，而能使詞根產生型態變化的語言單位之一。「小稱」的定義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小稱指的是加在形體不大的普通名詞後面的詞尾，用來表現事物細小的意思。這種「指

* 本文是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總計畫主持人：曹逢甫教授）之子計畫「吳語地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研究（1/2）」（93-2411-H-001-092-MH）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於 2005 年 10 月 28-31 日在廈門大學所舉辦的「第三十八屆國際漢藏語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於 2006 年 2 月 20 日「慶祝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成所兩週年」慶祝會上報告，感謝與會者於會中及會後對本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此外，本文更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匡正缺失，在此亦一併致謝。當然，本文若有任何掛一漏萬之處，責在作者。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mhchiang@gate.sinica.edu.tw。

小詞尾」(diminutive suffix) 由於習慣性的用法，意義逐漸有所改變和擴大。從語意上來說，它起初是「小」的意思，慢慢的說話人用來指他認為小的東西，最後變成無義，只表示文法功能上的改變，而不一定改變原來詞根的意思(趙元任 1980:124-125)。這種「只表示文法功能上的改變，而不一定改變原來詞根的意思」的詞尾，就是廣義的小稱。

不論廣義或狹義，「小稱」都是一個具有語義或語法功能的語言單位，是構詞學上的一個「語位」(morpheme)，並且是不能單獨使用的「附著詞位」。當它附加至詞幹上時，便可能使原詞幹的發音產生變化，而造成因語位和語位結合而發生的「型態音位變化」(morpho-phonemic change)。(註 1)

吳語方言的小稱形式向以複雜著稱，既有詞綴型、鼻音尾型、鼻化型、喉塞尾和變調等形式，又有上述幾種的綜合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小稱附加至詞幹上時，所產生的型態音位變化，便也類型豐富，饒富趣味。在鼻化型中，小稱以鼻化的形式附加在原來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上，使原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由非鼻化韻轉為鼻化韻，甚至改變部分韻母的元音。在鼻尾型中，小稱則是以鼻音尾的形式，附加在原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上，使原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尾產生變化，由原有的輔音韻尾、元音韻尾或零韻尾轉為鼻音韻尾，原來的鼻音韻尾也可能產生發音部位上的變化；鼻尾型小稱的鼻音尾附加時，原詞幹除了韻尾的變化外，還可能跟鼻化型小稱一樣，改變了部分韻母的元音。

關於鼻化型小稱對詞幹韻母所產生的影響，過去雖有學者作過歸納整理，但是對於規律以及規律或例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以金華方言為例，學者曾歸納如下的規律：(註 2)

$\theta?$ →ã	iu →iẽ
$\theta?$ →ẽ	iu →ẽ
ie→iẽ	$i\theta?$ →iã

- 關於‘morpho-phoneme’，趙元任(1968)便會以北京話的‘兒化’——即相當於本文所討論的‘小稱附加’現象，舉出相當貼切的例子，本文便依趙元任(1968)譯作‘型態音位’，不過，亦有學者譯作‘詞音位’，如何大安(1991)。
- 下面的規律，都僅列出原詞幹的韻母(箭頭左邊)，以及詞幹韻母附加小稱以後的‘化合韻母’(箭頭右邊)，而省略了造成此變化的小稱形式。這一方面是延續前面學者的研究，一方面也讓規律看起來更簡潔。若將參與變化的所有條件完整列出，則下面第一條規律可以寫作 $\theta?$ →ã/ ___ [+nasal]。

ie→i̞

iə?→i̞

iu→iū

iə?→i̞

由上面的歸納看來，相同韻母的詞幹加上鼻化小稱（以下將小稱詞附加於詞幹韻母的現象簡稱「兒化」）^(註3)後，可能產生不同的韻母。就「兒化」作為一項型態音位規律而言，這是必須加以解釋的。但是對於這樣的現象，學者或未曾注意到它對於「兒化」這個型態音位規律所帶來的衝擊，或未能提出適切合理的解釋。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嘗試解釋類似金華方言這樣，相同韻母的詞幹兒化後產生不同的兒化韻母的現象。我們認為，鼻化小稱對於韻母的影響，應該不單純只是共時語音層面上的現象，還與兒化前後相關詞素的歷史音韻演變有關。藉由全面檢視涉及兒化音變的小稱詞及相關韻類的音韻表現，本文要從語音變化及層次分析的角度，來探求這種從共時的音韻分析上看似無規則可循的小稱音變現象。本文共分四節，除前言外，第二節討論金華城區方言的鼻化型小稱，先說明現象本身，次分析小稱詞素的歷史音韻，最後提出本文的兒化音變規律；第三節討論金華長山方言的鼻尾型小稱，提出本文修正的兒化音變規律。第四節則為結論。

2. 金華城區方言的鼻化型小稱

這一節要以前面提到的金華方言為例，說明我們從學者歸納的金華方言小稱音變規律中所發現的問題，以及我們的處理辦法及修正意見。金華方言中，對小稱詞及小稱附加所引起的音韻變化有較詳細分析的方言材料有二，一是李榮主編，曹志耘編纂的《金華方言詞典》（以下稱曹志耘（1996）），二是朱加榮（1992）的文章。《金華方言詞典》的紀錄以金華城區話為主，湯溪話及郊區話為輔；朱加榮（1992）所討論的金華方言兒化則以郊區長山話為主。這兩份材料所紀錄的金華方言音韻系統不盡相同，本文視為金華方言的兩種次方言。本節討論的是《金華方言詞典》中所紀錄的金華城區方言。金華長山方言則於第三節中討論。

3. 早有學者指出，吳語這些帶鼻音尾或鼻化形式的小稱，就是從「兒」演變而來的，與北京話的「兒化」在性質上並無不同。參鄭張尚芳（1979，1980，1981等）。

2.1 現象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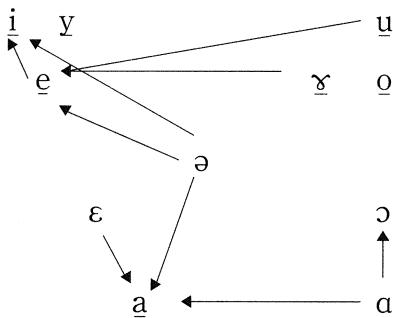
根據曹志耘（1996），金華方言的小稱屬鼻化型，小稱附加於詞幹後所引起的韻母變化如下：

表一 金華方言兒化規律（曹志耘 1996）

$\text{l} \rightarrow \tilde{\text{l}}$	$\text{i} \rightarrow \tilde{\text{i}}$	$\text{u} \rightarrow \tilde{\text{u}}$	$\text{y} \rightarrow \tilde{\text{y}}$
$\text{x}\text{a} \rightarrow \text{x}\tilde{\text{a}}$	$\text{i}\text{a}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a}}$		
$\text{a} \rightarrow \tilde{\text{a}}$		$\text{u}\text{a} \rightarrow \text{u}\tilde{\text{a}}$	$\text{y}\text{a} \rightarrow \text{y}\tilde{\text{a}}$
$\text{x} \rightarrow \tilde{\text{x}}$	$\text{i}\text{e}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e}}, \tilde{\text{i}}$	$\text{u}\text{x} \rightarrow \text{u}\tilde{\text{e}}$	$\text{y}\text{x} \rightarrow \text{y}\tilde{\text{e}}$
$\text{e} \rightarrow \tilde{\text{a}}$		$\text{u}\text{e} \rightarrow \text{u}\tilde{\text{a}}$	
$\text{au} \rightarrow \tilde{\text{o}}$	$\text{i}\text{au}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o}}$		
	$\text{i}\text{u}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u}}$ $\text{i}\tilde{\text{e}}$ $\tilde{\text{e}}$		
$\text{a}\text{ŋ} \rightarrow \tilde{\text{a}}$	$\text{i}\text{a}\text{ŋ}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a}}$	$\text{u}\text{a}\text{ŋ} \rightarrow \text{u}\tilde{\text{a}}$	$\text{y}\text{a}\text{ŋ} \rightarrow \text{y}\tilde{\text{a}}$
	$\text{i}\text{ŋ} \rightarrow \tilde{\text{i}}$		
$\text{ə}\text{?} \rightarrow \tilde{\text{a}}, \tilde{\text{e}}$	$\text{i}\text{ə}\text{?}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a}}$ $\text{i}\tilde{\text{e}}$ $\tilde{\text{i}}$	$\text{u}\text{ə}\text{?} \rightarrow \text{u}\tilde{\text{a}}$	$\text{y}\text{ə}\text{?} \rightarrow \text{y}\tilde{\text{e}}$
$\text{o}\text{?} \rightarrow \tilde{\text{o}}$	$\text{i}\text{o}\text{?} \rightarrow \text{i}\tilde{\text{o}}$		

仔細觀察上面的小稱韻母變化，可以發現幾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鼻化小稱對原韻母詞幹的影響，除了使韻尾 -u, -ŋ, -? 等丟失外，對主要元音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鼻化小稱對主要元音的作用除了使元音鼻化外，比較顯而易見的是使元音前化，然而在對元音高低的影響上，卻似乎無規則可言。以元音圖來表示，其變化情形如下：（註4）

4. 元音下面加底線者表示附加小稱後並不改變元音音值。



由上圖可見，鼻化小稱既可使元音高化（如 $e \rightarrow i, \theta \rightarrow e, \theta \rightarrow i, a \rightarrow \circ$ ），亦可使元音低化（如 $u \rightarrow e, \theta \rightarrow a, \varepsilon \rightarrow a$ ）。元音的高化或低化呈現如此複雜無規律可循的現象，實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

其次，正如前言所說的，依照上表的描述，金華方言的同一個韻母附加小稱後，可能產生不同的小稱韻母。這種現象，對於小稱附加所產生的型態音位變化 (morpho-phonemic change) 「規律」，其實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我們知道，在規律中，不同的輸入項有可能產生相同的輸出項，這是語言形式自然的合流演變，並不影響規律的有效性與可預測性。但是，如果相同的輸入項在相同的條件下產生不同的輸出項，規律的有效性與可預測性就不免令人懷疑，而必須提出合理的解釋。

本文認為，過去學者描述金華方言小稱詞對韻母的變化時，只是簡單地將目前詞幹韻母的讀音（以下簡稱「基本韻母」）與相同語素兒化後的讀音（以下簡稱「兒化韻母」）連結起來，而未考慮到在兒化規律形成或運作的時代，基本韻母的讀音可能和現在的讀音不同；也就是說，這種簡單的連結，忽略了語音演變以及文白韻母層次的問題。本文初步假設，在金華方言中，有些基本韻母兒化產生兒化韻母之後，其本身又發生了語音變化，^(註5)或是被其他語音層次的讀音所取代，造成目前的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讀音事實上無法真正連結起來，成為具有衍生關係的型態音位變化規律。一旦誤將二者連結起來，就會產生上述無規律可循或規律有例外的現象。本文在 2.2 節中，將會分析涉及小稱韻母變化的詞素，詳細討論這些詞素的歷史音韻地位及變化，來釐清相關問題，一方面解釋前面提出的兩

5. 這個論點過去雖然也有學者提出，但總是一語帶過，未曾提出較詳細的分析或論證。

個問題，一方面也修正過去學者所描述的小稱詞衍生規律。

2.2 兒化韻母的歷史音韻分析

由前面的說明可以知道，我們雖然針對金華方言提出了幾個不同的問題，但是所有問題的癥結點似乎都在於，為什麼這些方言的兒化變化似乎無規則可循？我們也指出，本文的初步假設是這種現象可能與語音演變或文白層次的問題有關，而目前所看到的因兒化而產生的型態音位變化規律並不能真切的反映這些複雜的變化，因而有修正的必要。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有必要仔細檢視這些涉及小稱變化的詞素，分析其歷史音韻地位，並從方言比較和層次分析的角度尋繹出其歷史演變軌跡，才能還原出歷史上小稱附加為鼻尾型或鼻化型小稱時的型態音位變化規律。

由 2.1 節可知，《詞典》中同一個基本韻母於兒化後產生不同兒化韻母的例子出現在 -iəʔ、-əʔ、-ie 與 -iu 等韻，我們試著分析每一組變化所包含的詞例，結果如下：

2.2.1 iəʔ 韵

iəʔ→iã 小腳兒 siau3 tçiā7 (婦女纏腳後發育不正常的腳)
掠兒 liã8 (梳子)

從詞例中可以發現，這些發生兒化音變的小稱詞素中，「腳」、「掠」屬古宕攝三等入聲字，這些字在金華方言中現在均讀 -iəʔ 韵。若只從宕攝三等入聲字來看，或許必須認為小稱對韻母的影響是 iəʔ→iã，然而，若同時看宕攝陽聲韻的讀音及其小稱詞音韻變化，可知宕攝陽聲韻的變化為 -iaŋ→-iã，如：

iaŋ→-iã 公婆兩兒 koŋ1 pŋ2 liã3 (夫妻倆)
皮蚌^(註6)兒 pi2 iã2 (一種吃稻穀、大米的昆蟲)

從宕攝陽聲韻的變化，應可推論宕攝入聲韻的變化事實上是 -iaʔ→-iã，而非 iəʔ→iã。宕攝入聲三等的 -iəʔ 讀音，是在「兒化」的型態音位變化完成之後，或由外地

6. 「蚌」，《廣韻》平聲陽韻與章切，蟲名。

移借進新的文讀音，並進而取代白讀音，或由 -ia? 韵母本身的變化，使得一般宕攝入聲字皆已讀為 -iə? 韵母，僅在附加小稱的詞彙中，保留由早期韻母 -ia? 產生的小稱韻 -iã。

iə?→iẽ	絲絲直兒直兒 sɿl1 sɿl1 dʒiẽ8 dʒiẽ8 (形容衣服很平整)
	藍式式兒 la2 ɿiə?7 ɿiẽ7 (淡淡的藍，含喜愛意)
	豆莢兒 tiu6 tɿiẽ7 (豆莢)
	劈水劈兒 pʰiə?7 ɿy3 pʰiẽ7 (打水漂)
	哄鼻兒 hoŋ3 biẽ8 (鼻邕鼻子？)
	姪兒 dʒiẽ8 (姪子)

金華方言 -iə? 韵字兒化後以變為 -iẽ 韵為最大宗，本文認為這是金華方言規則的兒化規律。與這類變化有關的詞素在古音來源上雖然複雜，包括臻、曾、梗、咸攝三（四）等入聲，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這些讀為 -iẽ 韵的兒化詞幹，都是透過 -iə?→iẽ 的規律衍生而來的。首先，漢語南方方言臻、曾、梗三（四）等往往有一個讀音相同的層次，也就是說，臻、曾、梗三（四）等若分別有數個不同讀音，其中至少有一個讀音是各攝都相同的；其次，「莢」字所屬的咸攝四等韻雖主要讀為 -ia 韵，但與「莢」字同音的「頰」讀為 tɿiə?7，顯示咸攝四等見系字應有一個讀為 -iə? 韵的層次，「莢兒」的 tɿiẽ7 也是由 tɿiə? 衍生而來的。此外，這一類變化中許多重疊詞的例子也透露出 iə?→iẽ 的訊息。在「XX兒」的重疊詞中，第一個詞素因沒有附加小稱而讀本音，第二個詞素則因附加小稱而讀兒化韻，如上面的「藍式式兒」、「劈水劈兒」。

由此可知，不論這些讀為 -iẽ 韵的兒化詞幹其古音來源為何，在小稱附加的規則運作之時，其詞幹韻母都讀為 -iə?。金華方言 -iə? 詞幹韻母衍生為 -iẽ 的小稱韻母，屬於規則性的變化。

iə?→i	水滴兒 ɿy3 tɿ7 (一種瓷器文具，盛水，研墨時加水)
	昨日兒 sa3 nɿi8 (昨天)
	毛栗兒 mau2 lɿ8 (野生小栗子)
	麥笛兒 mə?8 dɿ8 (麥稈做成的笛子)

古臻、曾、梗攝三（四）等入聲字，兒化後除了如上文所見，變為 -iẽ 韻外，還有少部分的字兒化後變為 -ĩ 韵。臻、曾、梗攝三（四）等固然往往有一個讀音相同的層次，但若此層次的 -iə? 韵於兒化後既有變為 -iẽ，又有變為 -ĩ 的，對於我們欲從歷史音韻的角度解釋金華方言的兒化規律，是相當不利的。本文認為，金華方言臻、曾、梗攝三（四）等字兒化後讀為 -ĩ 韵的，是有別於 -iẽ 的另外一個層次，其本韻（即兒化前的詞幹韻母）在單字讀音中已不復見，僅在兒化韻中保留其痕跡。我們將臻、曾、梗攝三（四）等同音的層次分析為兩層，有同為南部吳語的麗水方言^(註7)作為旁證。麗水方言中這三攝的讀音則分別有 -(i)e? 與 -i? 兩個層次：^(註8)

表二 麗水方言臻、曾、梗開三（四）讀音層次

	-(i)e?	-i?
臻開三	栗 lie?8、七 tsʰe?7	筆 pi?7、疾 tçʰi?8
曾開三	直 tçe?8、織 tçie?7	力 li?、媳 çi?7
梗開三（四）	壁 pie?7、戚 tsʰe?7	壁 pi?7、錫 çi?7

因此，金華方言臻、曾、梗攝三（四）等字兒化後讀為 -ĩ 韵的，可以認為是由一個已經消失的 *-i? 韵附加小稱後衍生而來的兒化韻。

2.2.2 ə? 韵

- ə?→ã
 紙柏兒 tsɿ3 pã7 (硬紙板)
 寫影格兒 sia3 iŋ3 kã7 (臨摹毛筆帖子)
 罷末個兒 pa6 mɤ6 kã5 (排行最末的孩子)
 奮客兒 çia3 kʰã7 (奮族人)
 浪輒兒 laŋ6 ã7 (水碓中的一個部件)

-ə? 韵的情形大致上和上文所討論的 -iə? 韵平行。這一類中讀為 -ã 的兒化韻

7. 麗水方言的語料為筆者親赴浙南調查所得。

8. -(i)e? 韵中 -i- 介音之有無以聲母為條件。

來自古梗攝二等入聲字。與入聲韻相對的梗攝二等陽聲韻，其變化則為 -aŋ→-ã，如：

- aŋ→-ã 摸盲兒 moŋ?7 mã2 (捉迷藏)
 雙生兒 çyŋŋ1 sã1 (雙胞胎)

同樣地，由陽聲韻的衍生規則，應可推論梗攝二等入聲韻的兒化規則事實上為 -a ?→-ã。現階段讀為 -ə? 韵的梗攝二等入聲字，是在小稱兒化規則完成以後，才由外地移借進入本地的文讀音。

這裡必須附帶說明的是，上面「罷末個兒」一例，「個」屬果攝，兒化後讀為 -ã 原符合 -a→-ã 的規律，但此字單字亦讀為 kə?7，因此暫附於此類。「個 kə?7」的讀音來源不明，但無論如何，由聲調的表現可知，「個 kə?7」與「-個兒 kã5」應該沒有直接的衍生關係。

- ə?→ẽ 擦黑兒 tsʰua5 hẽ7 (天開始黑的傍晚)
 香煙佛兒 çiaŋ1 ia1 vẽ8 (舊時裝在香煙盒裡的小畫片)
 鴉鴿兒 boŋŋ8 kẽ7 (鴿子)

與 ə?→ẽ 變化有關的「黑」、「佛」二字分別來自古曾攝開口一等入聲與臻攝合口唇音入聲。金華方言中此二韻的單字讀音皆為 -ə? 韵，方言中曾、臻二攝亦往往有一個讀音相同的層次。至於「鴿」字所屬的咸攝一等入聲，亦有一個讀為 -ə? 韵的層次，如「盒 hə?8」、「納 nə?8」等。因此，不論這些讀為 -ẽ 韵的兒化詞幹其古音來源為何，在小稱附加的規則運作之時，其詞幹韻母都為 -ə?，ə?→ẽ 是金華方言兒化的規則變化，與 iə?→iẽ 平行。

2.2.3 ie 韵

- ie→iẽ 剪刀尖兒 tsia3 taul tsiẽ1 (剪刀的前端)
 □辮兒 tua3 biẽ6 (辮子)
 蠶繭兒 sɣ2 tçiẽ3 (蠶繭)
 鑲邊兒 sianŋ1 piẽ1 (沿衣服邊緣縫上寬布帶)
 □流靨兒 kua2 liu2 iẽ5 (後腦窩子，頸後凹陷處)

- 挾鑷兒 tçia5 miĕ6 (鑷子)
 白雪雪兒 bə?8 sie5 siĕ5 (形容皮膚白)
 撲鱉兒 pʰo?7 piĕ5 (胸腹朝下臥倒趴著)
 碗腳底兒 ua3 tçie?7 tiĕ3 (碗下部的一圈底)
 小雞兒 siau3 tçie1 (未長大的雞)
 弟弟兒 die3 diĕ3 (小弟，用以稱呼較自己年輕的男孩)

這一類例子極多，音變也相當合理，本文認為是規則的變化。與此類變化有關的詞素來自古咸山攝三四等及蟹攝四等，這些音韻地位的字，目前也都有一個讀為 -ie 韻的層次。

- ie→i
 剪刀尖兒 tsia3 tau1 tsĩ 1 (剪刀的前端)
 遲早點兒 tçy2 tsau3 tĩ3 (早晚)

ie→i 的變化只出現在「尖」與「點」兩個語素。值得注意的是，以「尖」作為詞幹附加小稱的詞彙相當多，除「剪刀尖兒」外，還有「爪尖兒（豬蹄的前部）」、「旁頭尖兒（山牆最高處呈尖角的部分）」等，而這些詞彙中的「尖兒」皆有 tsiĕ1 ~ tsĩ1 的自由變體。咸山攝三四等在金華週邊方言中固然不乏讀為高元音 -i 者，但在金華方言中尚未有十分有利的證據證明 -i 為一個獨立於 -ie 的層次。因此，在無法確認咸山攝三四等有另一個讀為高元音的層次之前，本文暫時認為此處 ie→i 的變化是一種相當表面的現象，i 可以視為 ie 的另一種形式。

2.2.4 iu 韵

- iu→iū
 布紐兒 pu5 n*e*iū3 (用布做的紐扣和紐繩的總稱)
 半造狗兒 pɤ5 sau3 kiū3 (半大不小的狗，或罵未成年者)
 磨帚兒 mɤ6 tçiu3 (清掃磨盤用的小掃帚)
 釣魚鉤兒 tiau5 n*e*y2 kiū1 (釣魚用的鉤子)
 牛口兜兒 n*e*iu2 kʰiu3 tiū1 (戴在牛嘴上的籠嘴)
 iu→ie
 眼睛角頭兒 a3 tsie1 ko?7 diĕ2 (一種收驚儀式)
 小鋤頭兒 siau3 sɿ2 diĕ2 (一種很小的鋤頭)
 iu→e
 驢狗兒 li2 kē3 (驢)

水狗兒 $\text{çy}3$ $k\tilde{e}3$ (蠟蛇)

-iu 韵的變化均與流攝字有關。其中 $\text{iu} \rightarrow \text{i}\tilde{u}$ 的變化最為普遍，其音變也相當合理自然，本文認為這是流攝字符合規律的變化。至於兒化後讀為 -iě 的「頭」與讀為 -ě 的「狗」，則是流攝字另一個層次讀音兒化後的結果，與單字讀的 -iu 韵無關。從「- 狗兒」因不同詞彙而有「 $\text{ki}\tilde{u}3$ 」與「 $k\tilde{e}3$ 」兩種異讀，便可基本上證明這一點。「頭」「狗」均為流攝一等字，而流攝一等字在金華方言中有少數字讀為 -eu 韵，如「後 $\text{eu}3$ 」、「喉 $\text{eu}2$ 」、「藕 $\text{eu}3$ 」等，「頭」、「狗」二字的 -iě 韵與 -ě 韵應該分別來自 -ieu 與 -eu。兒化後 -u 韵尾消失與 -au → -ɔ̃ 的現象平行。流攝一等端系字與見系字讀音不同在南部吳語中是常見現象。

以上我們分析金華方言涉及小稱音變的詞素的古音來源，利用陽、入聲韻平行關係的內部構擬、方言層次的剖析，以及方言之間的比較，重新檢討過去學者所提出來的小稱音變規律。根據以上的分析，取消了 $\text{iə}? \rightarrow \text{i}\tilde{a}$, $\text{iə}? \rightarrow \tilde{\imath}$, $\text{ə}? \rightarrow \tilde{a}$, $\text{ie} \rightarrow \tilde{\imath}$ ，以及 $\text{iu} \rightarrow \text{iě}$ 與 $\text{iu} \rightarrow \tilde{e}$ 的變化，而同一韻母兒化後產生不同兒化韻母的現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2.3 金華方言的兒化音變規律

在上節中，我們仔細分析了金華方言中每一個涉及兒化音變的詞素，對於金華方言同一基本韻母兒化後產生不同兒化韻母的現象，都能提出合理的解釋。這一節我們將再檢討一些雖未呈現不規則變化，但兒化規律中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對應仍有待商榷的詞例，以進一步回答 2.1 節中提到的元音變化無規則的現象。

首先來看 $\varepsilon \rightarrow \tilde{a}$ 以及 $\text{uε} \rightarrow \text{u}\tilde{a}$ 的變化，與這兩條兒化規律有關的詞條分別是：

$\varepsilon \rightarrow \tilde{a}$

梅兒 $m\tilde{a}2$ (梅)

杯兒 $p\tilde{a}2$ (杯子)

蠟燭臺兒 $lu\tilde{a}6$ $t\tilde{ç}io?7$ $d\tilde{a}2$ (燭臺)

雞心袋兒 $t\tilde{ç}iel$ $si\tilde{j}1$ $t\tilde{a}6$ (雞心形的布袋)

梯兒 $t^h\tilde{a}1$ (梯子)

$\text{uε} \rightarrow \text{u}\tilde{a}$

拐兒 $ku\tilde{a}3$ (拐棍)

方塊兒 $faj1$ $k^hu\tilde{a}5$ (撲克牌裡的方塊)

上面這些涉及兒化的詞素，單字讀音雖然分別讀為 -ε 韻與 -uε 韵，但事實上，透過方言層次的分析，可以認為它們分別由 -a 與 -ua 韵衍生而來。「梅」、「杯」、「臺」、「袋」為蟹攝一等韻，在金華方言中固然大多數讀為 -ε，但亦有少數讀 -a 者，如「帶」、「蔡」、「戴」、「賴」等，因此，蟹攝一等字應該具有一個讀 -a 的層次。如此，則金華方言兒化之後讀為 -ã 的，與其他韻攝的字一樣，全都是經由 -a → -ã 的規律衍生而來，而不必特別為蟹攝一等字另立一條 -ε → -ã 的規律。至於「梯」雖為蟹攝四等字，但在許多吳、閩、客方言中，都讀如一等字，因此在兒化的表現上也與蟹攝一等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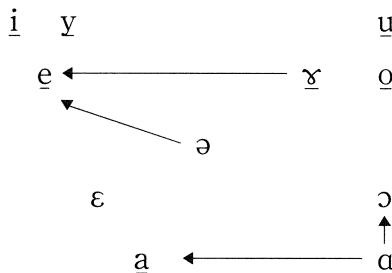
$u\epsilon \rightarrow u\tilde{a}$ 的情形亦同。「拐」、「塊」為蟹攝合口二等字，此二字單字讀音雖為 -uε 韵，但同為蟹合二的大部分字多讀 -ua，如「歪」、「掛」、「快」、「畫」、「話」等，因此，「拐」、「塊」二字也可以假設有一個 -ua 韵的讀音，在兒化時變為 -uã。如此，則所有兒化之後讀為 -uã 的，都可以有一致的解釋，而不必另外為蟹合二的兩個詞例另立一條兒化規律。

經過前面幾節有關金華方言兒化詞例及其規律的討論，金華方言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對應關係應如下表：

表三 金華方言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對應關係

l : ī 子齒柿	i : ī 姊梨	u : ū 肚兔烏	y : ŷ 語墜水龜
ꝝa : ꝝã 巴馬法	ia : iã 癲帖鐵夾		
a : ā 臺梯攤眼		ua : uā 架瓜匣碗	ya : yā 抓
ꝝ : ꝝ 盒粒短蠶	ie : iẽ 雞辮尖雪	uꝝ : uẽ 哥河窠	yꝝ : yẽ 缺圓舌
au : ū 窫嫂貓	iau : iō 瓢鳥翹		
eu : ē 狗	*ieu : iẽ 頭		
	iu : iū 紐豆狗鉤		
aŋ : ā 生盲甥	iaŋ : iã 兩咩	(uaŋ : uā)	yŋ : yā 牆
*aʔ : ā 柏格客	*iaʔ : iã 腳掠		
	ɪŋ : ī 嬸		
	*iʔ : ī 滴日栗笛		
əʔ : ē 佛黑	iəʔ : iẽ 茄姪鼻	(uəʔ : uā)	yəʔ : yẽ 橘
oʔ : ō 鑿膜屋	ioʔ : iō 竹叔燭		

在曹志耘（1996）所歸納的兒化規律中，有 $uaŋ \rightarrow uã$ 與 $uə? \rightarrow uã$ 兩條，但事實上在詞例當中並沒有找到真正可確認基本韻母為 $-uaŋ$ 或 $-uə?$ ，而兒化為 $-uã$ 者。若不計缺乏實例的 $uə? \rightarrow uã$ ，在我們的分析中，金華方言的兒化音變對於韻母元音的影響，應該只有元音高化和前化：



此外，必須特別說明的是，表三的對應關係中，有些基本韻母或由於層次競爭，或由於語音演變，其讀音在目前的金華方言中已不復見，而是我們根據歷史音韻或鄰近方言的蛛絲馬跡「重建」而來的。在基本韻母仍在，且轄字相當多的情況下，由基本韻母衍生為小稱韻母的兒化音變能產性強，屬於仍在活躍中的型態音位規律，新的詞素可以透過此規律，不斷衍生出新的小稱詞或小稱詞幹；而在基本韻母已消失的例子中，由於其小稱韻母為兒化專用韻母，說話者仍能意識到其中包含一個「兒」語素，久而久之，這樣的兒化韻母固結在詞幹中，只要這個「X-兒」的詞幹具有能產性，能夠再與其他詞素結合，產生新的小稱詞，則此兒化韻母仍能透過詞彙延續其生命力。舉例來說，金華方言以「-頭兒(tiẽ2)」構成的小稱詞非常多，我們前面的分析認為，構成兒化韻母 $tiẽ2$ 的基本韻母 $tieu2$ ，在金華方言中已不存在，但是我們不必因此而認為，以「-頭兒 (tiẽ2)」構成的小稱詞不會再產生，因為它仍可能直接透過構詞的手段產生新詞。也就是說，雖然由於基本韻母的消亡，與之有關的型態音位規律亦隨之消逝；但新的小稱詞可以不透過共時平面的型態音位規律去衍生新的小稱韻母，而僅僅以既有的小稱詞幹透過構詞的方式孳乳衍生，就可能產生以較早期音韻形式的兒化韻母所構成的小稱詞。因此，表三中的「對應關係」，並不能完全視為共時平面上的型態音位變化規律。

3. 金華長山方言鼻型尾型小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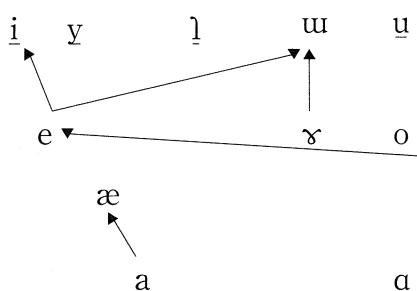
3.1 現象說明

根據朱加榮（1992），金華長山方言屬鼻尾型小稱，小稱 [n] 附加於詞幹後所引起的韻母變化為：

表四 金華長山方言的兒化音變規律（朱加榮 1992）

$l \rightarrow ln$ 絲	$i \rightarrow in$ 梨	$u \rightarrow un$ 虎	$y \rightarrow yn$ 櫃
$ieu \rightarrow uun$ 狗	$in \rightarrow in$ 餅	$uo \rightarrow uen$ 罷	$ye \rightarrow yen$ 桌
$\gamma \rightarrow uun$ 鴿	$ie \rightarrow in$ 瓣	$uo? \rightarrow uen$ 屋	$io? \rightarrow yen$ 桔
	$ie? \rightarrow in$ 雀		
	$en \rightarrow in$ 卵		
$\alpha \rightarrow \alpha en$ 梅	$i\alpha \rightarrow i\alpha n$ 鐵	$u\alpha \rightarrow u\alpha en$ 鬼	$ya \rightarrow y\alpha en$ 櫞
$a \rightarrow \alpha en$ 個	$iau \rightarrow i\alpha n$ 鳥	$ua \rightarrow uan$ 鴨	
$a\gamma \rightarrow \alpha en$ 狼	$ia\gamma \rightarrow i\alpha n$ 娘		
$a? \rightarrow \alpha en$ 柏	$ia? \rightarrow i\alpha n$ 夾	$ua? \rightarrow u\alpha en$ 骨	
	$io? \rightarrow iong$ 竹		

金華長山方言的小稱韻母的合併似乎較為劇烈，許多不同的詞幹韻母附加小稱後都變成相同的韻母。小稱的鼻音尾對詞幹元音的主要影響是前化和高化：



唯一的元音後化例為 $ieu \rightarrow un$ ，我們將於下一小節討論。金華長山方言亦有同一詞幹韻母附加小稱後產生不同的小稱韻母的現象，如：

- | | |
|------------------------|----|
| $io? \rightarrow yen$ | 橘 |
| $io? \rightarrow iong$ | 竹叔 |

例子雖不多，但亦不容小覷，應當賦予一致性的解釋。在下文中，我們也會結合歷史音韻演變的分析來加以解釋。

3.2 本文的分析

在朱加榮（1992）所描述的金華長山方言中，有幾條小稱音變規律是相當啓人疑竇的。首先，與前面討論的問題相同，即同一個基本韻母附加小稱詞綴之後，會產生不同的小稱韻母，如 $io?$ 韵：

- | | |
|------------------------|-------------------|
| $io? \rightarrow yen$ | 橘兒 $t\zeta yen7$ |
| $io? \rightarrow iong$ | 竹兒 $t\zeta iong7$ |
| | 叔兒 $\zeta iong7$ |

「橘」為臻攝合口三等入聲字，「竹叔」為通攝合口三等入聲字。來源不同，兒化韻亦不同，符合本文認為不同的兒化韻與歷史音韻演變有關的假設。聯繫「橘兒」在金華城區讀 $t\zeta yē7$ ($\leftarrow t\zeta yə?$)，在義烏方言讀 $t\zeta yε:n$ ($\leftarrow t\zeta yε?$)，金華長山方言的 $t\zeta yen7$ 應當也來自主要元音為央元音或前元音的撮口韻母。也就是說，表面上看來同一個 $io?$ 韵母附加小稱詞綴後產生不同的小稱韻母的現象，事實上，透過歷史音韻的考察，以及方言的橫向聯繫，可以知道這是由不同的兩個韻母分別運作其小稱附加規律所產生的：

- | | |
|------------------------|-------------------------------------|
| $*ye? \rightarrow yen$ | 橘兒 $t\zeta yen7$ |
| $io? \rightarrow iong$ | 竹兒 $t\zeta iong7$ 、叔兒 $\zeta iong7$ |

臻攝合口三等字在南部吳語中讀 $-ye?$ 、 $-yə?$ 或 $-yε?$ 的範圍很廣，金華所屬婺州片的義烏、蘭溪、磐安，處衢片的開化、常山、龍游、雲和等也都讀如此音。金華長山方言僅在附加小稱後的「橘兒」一詞中保留臻攝合口三等曾有這個讀音

的痕跡，至於「橘」的單字讀音 *-ye? 則已消失不再使用，而被另一個臻三與通三讀音相同的 -io? 層次所取代。

金華長山方言的小稱音變規律中值得檢討的，還有 -ieu→uŋ的變化。這樣的元音變化模式，與金華方言其他韻母的兒化音變都不相同，顯得異常突兀。與此變化有關的詞素是流攝一等的「狗」字。趙元任曾指出，切韻音系的雙元音在今吳語中多讀單元音（趙元任1928），這個條例雖不能放諸吳語而皆準，但流攝字在吳語中讀單元音 -ɤ 或 -ɯ 的範圍很廣，北起江蘇的上海，太湖片的紹興、松江、餘姚、常熟，南至南部吳語的臨海，處衢片的開化、雲和、慶元^(註9)等都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處衢片中常山、玉山、遂昌等地流攝一等讀複元音，但部分口語常用字如「狗」、「豆」、「偷」等讀單元音 -u，其中玉山的 -u 並與果攝字合流。金華長山方言的「狗兒 kʊn3」與果攝字的「鴿兒 kʊn1」同韻母，此現象正與玉山方言平行。也就是說，金華長山方言流攝一等字中有一個讀為高元音、單元音的層次，與果攝合流。在金華長山方言中，「狗兒 kʊn3」的兒化音變規律可以定為與「鴿兒」相同的 -ɤ→-uŋ。

經過修正後的金華長山方言的兒化音變規律，一方面能夠從歷史音韻的角度，適切地解釋同一基本韻母兒化後產生不同的兒化韻母的現象，一方面也使兒化音變規律的語音演變更合理，也更具有一致性。在我們的分析中，金華長山方言的小稱音變只有元音前化與高化，而無後化。

4. 結論

4.1 小稱音變規律與層次分析和方言比較

本文由金華方言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對應關係出發，發現在沒有分析小稱詞素的古音來源並進行語言層次剖析的情形下，僅就單字讀音與兒化讀音的簡單連結，所得出來的對應關係有不少缺失。其中尤為嚴重者，是相同的基本韻母附加小稱後，卻產生不同的兒化韻母，對語言演變的規律性與可預測性造成不小的

9. 本文所引用的吳語語料，除少部分為筆者調查外，主要來自顏逸明（1994）、曹志耘等（2000）、秋谷裕幸（2001）、曹志耘（2002）、秋谷裕幸等（2002）。

衝擊。然而透過更深入語言層次分析與橫向的方言比較，對於這些缺失都能提出合理的解釋。由此可知，儘管語音演變具有規律性是歷史語言學中再尋常不過的基本觀念，但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若因而降低了對語言規律的敏銳度，便容易產生許多「半生不熟」的分析；這種「半生不熟」的分析，不論是從事單一語言的研究，或是進一步利用分析的結論從事跨方言的比較研究，都是應該極力避免的謬誤。

徐通鏘（1985）曾利用語言的規律演變以及鄰近方言的比較，討論寧波方言「鴨」「伯」類詞的例外讀音其實是一種「兒化」的殘跡。潘悟雲（1995）也透過方言間的語音對應，說明吳語的方言詞「囡」實為「女兒」的合音。這些從語音現象中發現「兒化」語法現象的研究透露出，「小稱」雖為一種語法手段，但由於其與詞幹緊密結合，往往改變詞幹音韻形式的特性，其語音形式的多樣性，甚至比語法形式更值得注意。本文的目的不在發掘消失中的兒化殘跡，反過來，我們利用已知為小稱詞的兒化韻母形式，尋繹那些在語言演變中逐漸被磨滅的韻母讀音，而在某種程度上，「重建」了金華方言在更早時期可能的音韻系統。這樣的重建儘管可能是局部的、零星的，但若結合區域方言之間鼻化型和鼻尾型小稱的比較，對於漢語語音的演變及層次分析，應當能有更深的了解。而這也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4.2 餘論：索緒爾共時觀與歷時觀的區分

法國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由其後學所編纂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顯示出其區分「共時研究（synchronic study）」與「歷時研究（diachronic study）」的主張。一般從事語言分析的學者，大多遵循索緒爾的這個論點，認為共時的語言研究與歷史的語言研究是可以截然劃分的兩種研究方法，因此，從事現代語言分析的學者，可以完全不參考歷史演變的資料來進行研究。然而本文對於金華地區小稱音變規律的研究卻似乎顯示，如果完全根據現代吳語金華方言的語音系統來研究小稱的音變規律，便會得出許多不合理的規律，但若參考金華方言早期的語音系統來尋找演變的軌跡，就會發現，這些例外事實上是早期合理音變規律所遺留下來的殘例。

然而，本文的研究成果也並非就與索緒爾的理論背道而馳。事實上，索緒爾

並沒有否定語言隨著歷史不斷在變化的事實，而只是強調共時分析與歷時分析這兩種研究必須要區分開來。雖然這樣的嚴格區分終究導致偏重共時研究的結果，不過，本文不但沒有否定共時分析的重要性，反之，我們之所以能發現小稱音變規律中的例外，並進一步釐清這些例外背後的歷史原因，正是由於對金華方言進行了仔細的共時分析的結果；由共時分析中的不尋常現象出發，才有後續的歷時分析。更進一步說，區分共時與歷時分析的理論基礎在於語言符號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由於施指和所指之間並沒有什麼本然的性質，因而符號和其所指之間的關係在任何時間點上都只是一種偶然的、臨時的結合，無法自外於時間的影響。從這個觀點來看，表面上，本文用歷時的變化來解釋共時的現象，而事實上，我們所呈現出來的，只是同一個語言在兩個不同時間剖面上的共時樣貌而已。聯繫同一語言不同時間剖面上的共時樣貌，便是在索緒爾的主張下完全可以相容的一種歷時研究。

參考文獻

- 徐通鏘，1985，〈寧波方言的「鴨」[ɛ] 類詞和「兒化」的殘跡〉，原載《中國語文》1985年第3期，
收入《徐通鏘自選集》：70-87，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潘悟雲，1995，〈「因」所反映的吳語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95年第1期。
- 曹志耘，1996，《金華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
- 何大安，1991，《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朱加榮，1992，〈金華方言的兒化〉，《語言學論叢》17:155-169。
- 趙元任，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1968，《語言問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80，《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丁邦新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1979，〈溫州方言的兒尾〉，《方言》3:207-230。
- ，1980，〈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4:245-262。
- ，1981，〈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1:40-50。
- 秋谷裕幸，2001，《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總合政策學科發行，日本松山市。
- 秋谷裕幸、趙日新、太田齋、王正剛，2002，《吳語蘭溪東陽方言調查報告》，平成13-15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第二分冊。
- 顏逸明，1994，《吳語概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Rhyme Variations in Jin-hua Wu Dialects: Evidence from Nasal Diminutives

Min-hua Ch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generative phon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urban Jin-hua dialect and Jin-hua Chang-shan dialect have some problems due to previous researchers who did not examine the origins of morphemes to which the diminutive is attached and also did not analyze them according to language strata. The gravest problems center on the fact that morphemes with the same finals may generate different nasalized finals after they are followed by the same nasal diminutive, and in that there seems to be no phonological rules 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 which nasal diminutive suffixation has upon the vowels of the stem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hon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nasal diminutive suffixation to argue that the problems noted above are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rough historical points of view and comparisons among dialects. Furthermore, the possibl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an early stage in the Jin-hua dialect are partly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nasal-ending diminutives, nasalized diminutives, Wu dialects, historical phonology, Er-suffixation, Jin-Hua dialect

(收稿日期：2006.1.25；修正稿日期：2006.9.4；通過刊登日期：2006.11.8)